

读·品·悟®

与文学名家对话·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高长梅 王培静/主编

穿越荒原的温暖

李 骏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与文学名家对话·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高长梅 王培静◎主编

穿越荒原的 温暖

李骏

著

LIJUN
WORK

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荒原的温暖 / 李骏著. -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13.7

(与文学名家对话: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 / 高长梅, 王培静主编)

ISBN 978-7-5511-1274-1

I. 穿… II. 李… III.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0635 号

丛 书 名: 与文学名家对话:中国当代获奖作家作品联展

主 编: 高长梅 王培静

书 名: 穿越荒原的温暖

作 者: 李 骏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特约编辑: 李文生

全案设计: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 / 32 / 24 / 28 / 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165 千字

印 张: 12.5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274-1

定 价: 29.9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辑

那匹不语的“骡子兵”

青藏高原上冬天里的故事 / 002

那匹不语的“骡子兵” / 006

高原上的坟茔 / 009

一场特别的电话婚礼 / 013

一个人的戈壁与荒原 / 016

重走高原 / 022

第二辑

回到我们出发的从前

记忆的故乡飘飘荡荡 / 028

北大校长周其凤跪拜母亲的背后真相 / 032

童年的“年” / 037

有梦到过的地方 / 041

目 录 CONTENTS

想起令我如许忧伤的故地村庄 / 044

外婆 / 047

回到我们出发的从前——

500 写在母亲去世六周年 / 050

愿亲爱的母亲能步入天堂 / 062

阴天细雨别母亲 / 070

在父亲的田岸上行走 / 074

宁静的夜里我们想些什么 / 077

父亲的挑担 / 080

无常 / 082

让我们握手言和——致我亲爱的儿子 / 084

第三辑

南方开始下雪

三个老门卫 / 092

小学碎片 / 098

C 目 录 CONTENTS

- 儿时的老歌 / 106
- 一个老头的商业投机与一个少年的读书梦想 / 109
- 南方开始下雪 / 112
- 作鸟兽散 / 114
- 我曾偶被异地夜里的钟声惊醒 / 117
- 为了完美的相逢抑或相别 / 122
- 想起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 / 129
- 班主任 / 133
- 救命的诗歌与活命的哀伤 / 137

第四辑 写给彼日

- 孤独的狼掠过记忆的原野 / 144
- 写给彼日 / 148
- 当地震成为往事 / 150
- 关于信、谣言及其他 / 155
-

C 目 录 CONTENTS

- 父亲教会了我一些什么 / 158
- 别样的小学生活 / 160
- 母亲的铁轨 / 164
- 油菜花 / 168
- 药草 / 172
- 回望雾后的村庄布满忧伤 / 175
- 印象广西之德天 / 177
- 老乡 / 180
- 曾经那梦想无边的大海去了何方 / 183
- 雾气来时 / 185
-



第一辑

那匹不语的
「骡子兵」



| 西藏高原上冬天里的故事 |

首长是坐飞机到达营地的。那天上午，当阳光正好的时候，首长的飞机抵达了营地。

高原上的冰山在远处太阳的照耀下放着眼刺眼的光芒。天还很冷，屋子被风吹得呜咽乱叫。战士们一个个冻得双脸通红，站在高原的天空下像一棵棵挺拔的白杨树。

首长的脸色铁青，他从飞机上走下来后一言不发。

站在他面前的同样脸沉如铁的连长不敢说话，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整个高原都无声无息，只有大胆的风，从首长和战士们的脸上毫不留情地扫过。每扫过一次，战士们的脸上便起了一道血梗。

首长站在那儿，像一尊铁塔。他看着全连的官兵们，官兵们大气也不敢出，等待着他的训话。官兵们想，首长肯定会发怒的。因为一个冬天里，全连竟然冻伤了五个人，而且还有两个伤残至今还住在军区的总医院里。那天又一架直升机上来时，连长亲自送冻伤的人下山，他发现首长站在军区的大门口，投来的目光像两道利剑。他的心不禁缩了几缩。

其实，这件事来得非常偶然。今年的天气比哪年都冷，由于大雪封山，山下的物资运不上来了。山上的屋子里和外面一样寒冷，战士

们每天睡在屋里，冻得牙齿直打战。司务长报告说，再这样下去，全连可能连饭也吃不上了。于是连里命令，凡是可以取暖的燃料，都要留给炊事班，连里冷，可以加强训练来解决。

那一年的冬天，战士们都在屋子里跑步，以保持足够的体能和热量。白天还好解决，晚上钻入被窝，听着西伯利亚的寒风在外面呼啸，每个人冻得直磨牙齿，好不容易睡着了便开始说胡话。

怎么办？连队发愁了。山下铲雪车听说只跑了三百里路，便抛锚了，发动机的缸体冻裂，因此山下的物资运到了半路，只好又运了回去。

首长让连队自想办法。连长听完传达后便把电话摔了，他说，在这不长草也没有飞鸟的地方，我们哪里去找燃料？

连队冻伤的人，很快增加到二十多个。不是手裂了，便是脚肿了，最后，有人还走不了路。阴影罩在每一个人头上。开头，连里还备有一些牛粪与羊粪，可以烧上几天，到后来，连里完全陷入了绝望。靠喝生姜保暖的方法只能治一下轻微的感冒，稍微重了一点，便让连队干部的心总是悬着——谁都知道，在高原这个缺氧的地带，只要有了感冒，接踵而来的便会是肺水肿——那几乎宣告着生命的死亡。于是那些天，只要天气稍微好一点，便有直升机降落，好像在进行一场军事演习。

一个，两个……冻得重一点的人被运下山了。山脚下身体壮的一个个又被运上来顶替了。大家都默默的，谁都知道，即使在和平年代，死神没准会从哪个角落里窜出来。

山下再也不能等闲视之，首长指示说，冬天里除了搞好边陲的安全外，保住战士们生命就是最大的胜利！

为了保住大家的生命，连里什么办法都想过了。可大雪一阵紧一阵，大风刮起来没完没了，根本不能出去，谁也无法逃脱死亡的阴影。有天夜里，一个值勤的战士倒下了，他冻伤了双腿，被飞机运到



山下后，再也没有站起来过。

直升机每次都要带来一些取暖的物资，可雪太大，飞机也不是每天都可以上来，山上每天都处在寒冷中。连里命令，不许再一人睡一个床铺了，先是两个人睡在一起，接着，更多的男子汉们互相搂着，用身体抵着身体，以抗那凛冽而又漫长的冬天。

有战士打笑着说，幸亏我们军队中没有同性恋，否则，这可给了那些同性恋者可乘之机了。

由于长时间没有热水洗澡，每个人的身体发出一种异味，这成了那些乐观的战士们互相取笑的话题。睡在床上，由于寒冷，大家便讲着各种各样的笑话，连长说，十点半了，到了熄灯时间，不许再说话。

于是偌大的连队里静寂无声。可大家还是睡不着，因此在被窝里，小伙子你踹我一脚，我搔一下你的痒痒，无声的笑驱走了寒冷，驱走了漫漫的长夜。白天，由于外面不能训练，大家便在屋子里学习和开会。在平时，这本是大家极希望的，可现在，开会与学习也成了麻烦，因为冷得不能坐，大家开头是站着，接着便是跑起来，连长和指导员一边讲，大家在下面一边转圈子，有战士打趣地说，这是在开跑会！

的确，一边转圈子一边开会，这也是高原上才有的景观。连长看着看着便乐了，而指导员，却跑到里面抹了一把眼泪才出来。

生命不是铁打的，尽管谁也没有叫一声苦，可还是有人坚持不住倒下了。连队里那台手摇式电话每天都在不停地拨，每次都不易拨通，通信员的嗓子都喊哑了。往往，山上和山下都只是听到一声“喂”时便断了线。

有一天，通信员终于听到，司令员要上山来和大家一起过年。这个消息令大家振奋，可令连里的干部担心。尽管如此，大家还是希望司令员能上来，因为他们当了几年兵，还没有人见过他呢，听说，他是一个好老头儿。

终于，司令员上山来了。两架直升机在那个有着阳光的上午落在高原上。

大家静静地看着司令员向着他们走来。他的脸色不好看，连队里每个人都以为司令员会发脾气。因为，在短短的一个冬天，连队里竟然因冻伤而减员三分之一。

首长向大家走来了，他的目光落在每一个战士的脸上。他们的脸上，冻得红一块，紫一块，有的冻伤好后结了痂，有的还在流脓。可小伙子们每个人都挺直了胸膛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刚毅。风吹起他们的衣角，在呜咽中激起共鸣的声音。

首长本来有很多话要说，或许，他的话冻在了肚里，以至他的话只开了一个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是好样的……”下面的便缩回去了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堂堂的司令员，竟然搂住了排在最尾的那个小战士，像一个父亲搂住了他的儿子一样，呜咽了起来。

一滴泪掉在了小战士的脸上。整个高原上没有人不掉泪，但是没有哭声。飞机停在连队的那边，每个人都站得笔直，除了风还在呼呼地刮着，偌大的高原，竟然像一个人也没有似的！

司令员搂住的那个小战士，便是当初还矮矮的我。他掉在我脸上的那滴泪，是热的，就像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热血一样。

那个春天过后，到了五月，我考上军校走了。我走时，我们连长才告诉我说，我们守着的那个仓库，原来就是一个可供战时无数人取暖与车辆供油的燃料仓库！

可那个漫长的冬天，我们尽管冻伤了那么多人，却从来没有谁想到过去去打开它！



|那匹不语的“骡子兵”|

那匹骡子是用来驮水用的。起初山上没有水，那时路还未修好，因此上级在这个边防连中配置了骡子，每天派一名战士到山下去拉水。在藏北那个亏了老子、误了孩子、苦了妻子、丢了票子、没有房子、成了傻子和断了路子甚至连生命这块革命的本钱也赔了的地方，日子还是原始地过着。那些过日子的人，人们称之为军人。

军人的行列里出现骡子，其实不算新鲜事。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吃过新鲜肉和蔬菜的年轻战士们来说，骡子是他们见到的唯一动物了。天空中其他的动物根本不会光顾，地面上连草都绝迹，因此革命的确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的，不然人就会发疯，甚至想到自杀。曾有一个战士刚上山时实在受不了缺氧，忍不住对连长说，你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我绝对不会恨你。看着哭泣的士兵，连长也哭了。三十多岁的人了，守在藏北无人区那里，还是光棍一个，与连队的那头骡子没有什么区别。

最初，他们砸冰取水，用铁桶一桶一桶地背。往山那边没有路，但他们硬是走出了一条路，但往冰山那边的路还很长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上级就配了这匹骡子，骡子算编制，顶一个士兵的人力。这也只有这片土地上才称得上真实。

骡子上山那天战士们还放了鞭炮，对这名无言的新战友的到来表示了欢迎。鞭炮由于存放了太长时间，只响了几下便蔫了。原以为骡子会发挥很大的作用，事实上在夏天里它的确发挥了作用，但到了冬天里，由于雪太大，风太冷，骡子整日里泪眼汪汪的，在路上总是乱

咆嘶子，发出阵阵撕人心肺的悲鸣。年轻的战士们理解骡子的苦衷，于是每天夜里把它放进帐篷，同样都是生命，他们对骡子的不良表现从不怨恨，更没有谁会用鞭子去抽它的屁股。

“不想干便退身嘛，何必这样糟踏我们的生命之水呢？”一个负责驮水的士兵摸着骡子的脸说。这是一个湖北兵，每次在路上，他都要把“战友”身上的冰块取下来自己背一会儿，换换肩总会好一些。他们就像一对默契的老乡，一前一后，默默无言地往山上走。雪，落在他们的头上脸上，像整个昆仑山一样寂静、无声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骡子瘦下去了。比骡马更瘦的士兵们看到它那种将要死去的样子，心里格外的难受。由于骡子饭量大，但按编制的主副食远远不够，因此湖北兵总是给山下的战友们打电话，让他们在送物资的时候，多带一些草料来。没有足够的草料，看到骡子瘦下去的确是一种痛苦。

一个冬天的晚上，那匹骡子发出阵阵的悲鸣声。睡在它旁边的湖北兵惊醒了，他看到它睁大了眼睛，眼里蓄满了泪水，然后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，四蹄朝天，两眼圆睁，看上去死不瞑目。

湖北兵在那无人的地带里号啕大哭起来。哭声惊醒了整个边防连的人，他们都挤了过来，来自五湖四海走南闯北的男子汉们个个一言不发。泪水在他们的眼里转圈。

一个刚调上山来不久的小战士不知深浅，对班长说，杀了吃顿肉吧，我上来一个多月了，一次也没有吃过新鲜肉。

班长在他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说：“你还是不是人？”

所有人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了他，小战士舔了舔嘴唇，吓得不敢再吭声了。

第二天，他们在山上举行了浓重的仪式，安葬这匹骡马。在他们的眼里，它是他们的功臣。他们像追悼以往牺牲的战友那样，对着那个挖得很深的坑，举起了颤抖着的手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

湖北兵又哭了。

1992年的夏天我还是一名汽车兵，送物资到了藏北。当我上山去采访时，一名战士把我引到了一堆坟前，他说那里埋葬着曾经守在藏北而牺牲的战友，不能不看。

我们在那些坟堆前坐了很久。风拂着我的衣角，我觉得那是那些地下年轻的亡灵在给我讲着自己生动的故事。我的鼻子酸了。最后，那名战士指着一个高大的坟堆说，那是一个特别的“兵”。接着他便对我讲了那匹骡子的故事。战士说：“我就是那个提出要吃它的肉的兵，你说我当初怎么那样蠢呢？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悔得要命。”

尽管那匹骡子的肌肉已化作了昆仑的泥土，尽管它的白骨也融进了昆仑的山脉，可战士讲着讲着便哭起来了。我们在离开那儿时，看上去整个昆仑山是无声无息的，就像西部那些默默奉献的无数军人一样。我在回过头时突然想，多少年后，有谁还能想到，在那遥远的昆仑地带，在那亘古不语的冰地之下，竟然还埋藏着这样一些宝贵生命不语的睡眠。瞬间，我的眼里也盈满了泪水。



| 高原上的坟茔 |

陈老师是在那年的春末到高原上来的，因为是军嫂，我们都把她叫作嫂子。她来的那天挺着一个大肚子，这是我们这年第一次见到从山外来的女人，而且是我们副连长的老婆，所以当天我们还有些羞涩，见了她都想看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和她说话，就是副连长本人，因为大半年没有见面了，所以看上去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们便轰的一声笑了。吃饭时，大家都不吱声；夜里睡觉时，却都在议论副连长那夜要做什么事，大家在黑暗里吃吃地笑，直到副连长查铺时我们才关上嘴巴。中士说，我看她腆着个大肚子，估计这几天就会生下来。下士说，要是在高原上生下来就好了，我们可以做一回保姆呢。上士说，你们别做梦了，谁敢在这缺氧的地方生孩子，副连长肯定要请假到山下的团部去住一段时间。我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，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婆要生孩子似的。那些天，高原的哨所里便充满了热闹。几个胆子大一点的战士，开始总是有事没事地找陈老师搭讪。列兵说，嫂子，副连长想你呢。她脸红了说，他想我才怪呢。中士说，他是想你，每天晚上给我们讲你们的故事，我们是听着他讲的故事入睡的。嫂子说，你们别听他胡诌，他尽是瞎说。肯定是说我的坏话吧？列兵说，嫂子，他说你一个人在家，既要带学生上课，又要种他父母的地，累着呢，这难道还是假的不成？嫂子说，他一年四季不回去，我不干谁干呀，总不能让地荒了不是？嫂子一边说一边用爱怜的目光看我们，我们只感觉到她的目光盯得真舒服。下士说，嫂子，你是教数学的吧？她回答说，是呀，听你们副连长说你要考军校，有没有问题？下士的脸红了说，我只是想试试，不一定

能考得上的。嫂子说，只要有信心，再加上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我已经与你们副连长商量好了，我这段时间刚好可以辅导你。下士说，那怎么行，你快当妈妈了，要休息好才是。嫂子脸红了说，不碍事的。下士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。我们在她周围坐着，有一句没一句的，觉得这个女人真好。

嫂子来的第二天上午，就把我们全班的被子拆下来洗了。上士的被子最脏，上面斑斑点点的，他死活不要嫂子洗，我们在一边暗暗地直笑。但是嫂子还是抢走拆下来洗了。那天说来也巧，一向不老实的天既没有风也没有雪，太阳直射了一天，我们的被子飘扬在无边无际的高原上，看上去有些壮观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睡在温暖的被窝里，每个人都有了心事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中士说，咳，我以后要有这样的一个老婆就好了。列兵听了吃吃地偷笑。上士说，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遇上这样的好女人的，要不然，我们副连长会在三十多岁才结婚？下士说，班长，你说说，她要辅导我，我答应不呢？上士说，你难道不想上学？我们都希望我们班能在这个地方出一个大学生来。下士说，可是她却快生孩子了呀。上士不说话了，最后他说，一切听副连长的安排。中士说，真想不到，这个军嫂不寻常。列兵说，也许你以后也会遇到呢。中士说，我才没有那种福分。我们听后哈哈大笑，在被窝里聊天，直聊到深夜。第二天起床时晚了一点，副连长说，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开黑会了？说了些什么呀？大家都笑，不说话。但是每个人出去时，都用眼睛去瞅那条挂在门前晒衣绳上的红纱巾——那是嫂子挂在上面的。在没有草也没有绿色的高原上，那条红色的纱巾给我们许多的联想。

从那天起，嫂子就开始为下士补课。我们班出去巡逻的时候，副连长就让下士在营区里待着学习。我们一般半个月才能回来，所以这些日子嫂子只有等待。中士说，这和没有来时不是一样的吗？在路上，我问副连长嫂子什么时候回去，副连长说，她过两个月就要回